



刘汉民:象形字书法自成一体

今年71岁的刘汉民是一名机关退休干部,他自幼酷爱书法,倡典籍而友纸墨。自1992年起,他苦心孤诣,独创出了象形字书体,并一直追求着他崇尚的“书到妙时书似画,画至臻处画亦书”的艺术境界。

本报记者 郭延冉



刘汉民(左)展示他的书法作品《马》。 亓怀斌 摄

三岁看老,五岁能提笔给乡亲们写对联

刘汉民说,他学习书法的启蒙老师是父亲。他的父亲小时候上过四年私塾,在村里算得上有文化的人,因此常常帮村民们写对联。父亲在案边写字时,年幼的刘汉民就在一旁看着。“父亲写完了对子,剩下的墨就是我的了。”刘汉民说,

当父亲忙完,他就抓起父亲放下的毛笔,在桌子上开始比划,学着父亲写字。“桌子都被我涂写黑了,家里人也不嫌,由着我发挥。”提起童年往事,刘汉民抿着嘴笑了。由于早早地就开始学着父亲写字,刘汉民5岁时便能给乡亲们露两手

了,乡亲们还都夸他:“这娃娃日后定能成书法家。”

父亲上过学认得些字,便早早地教刘汉民识字。“出去干农活前他会给我写两个字,告诉我记住了就能出去玩,回来他会检查我是否记住了。渐渐地,七岁上学时,我已经能

认两三千个字了。”刘汉民说,上学后,老师教的字他早已熟识,就开始琢磨汉字的构造。“用手,表示动作的字都带个‘扌’,植物一般带着‘艹’。我渐渐地认识到汉字非常贴近实际、象形的一面,觉得它很神奇,很有魅力。”

不惑之年立志,搞书法须得自成一体

从刚刚会握笔,刘汉民就一直没把书法这个事放下,除了读初中那几年动笔少一些,无论是上学还是工作,业余时间临帖练字是他最大的乐趣。从欧体到颜体、柳体,从楷书到行书、草书,刘汉民把历代书法大家的字都临摹,琢磨了个遍。

在遍览历代书法发展史的过程中,他渐渐认识到,中国书法史是一部创新史。“那些大家的字为什么能经过历史的长河的冲刷而流传至今,就是因为他们懂得在前人的基础上突破创新。唯有勇于创新、自成一格才能经得住历史的大浪淘沙,才有可能成为经典。从这个层面看,中国的书法史其实就是各代书法大家的创新史。”从40岁开始,刘汉民有了自创一种书体的想法,而童年时就萌生的对于汉字象形的兴趣促使他创造出了象形字书体。

思考了两三年的时间,刘汉民决定将创造象形字书体的想法付诸行动,便开始遍翻典籍为创新找寻依据。几十年来,他购买收藏书籍五千余册,舞蹈、戏剧、建筑、雕塑等方面的知识都去学习研究,为创研新书体寻找灵感。业余时间,他每天都拿出几个汉字琢磨如何将其有依据地表现出来。“一年能写好三五个字我就很满意,要创研出一个成熟的字需要反复琢磨,精益求精。在这条漫漫征途上,急功近利是不可能奏效的。”刘汉民说。

“看这个‘福’字,按照其象形字看是人双手捧着酒杯恭恭敬敬地对着神台,祈求福祉。我把它表现为一男一女恭敬相对,寓意家和是福。”刘汉民指着卧室门上贴着一个“福”字说,他创研象形字书体也希望能够通过结合当下生活,给人以启迪,起到一定的教育意义。

老当益壮,越写手上越有劲

苦心孤诣创研象形字书体20多年,刘汉民已成功创作出十二生肖、福禄寿禧等100余幅作品,得到了国内外书法界的认可。

拜访刘汉民时,他正在书房练字。老人伏案而书,才简单几笔,一匹骏马就已跃然纸上:马腿蹬踏有力,马鬃飘飘,马眼炯炯有神,让人道不明是字还是画。虽说看上去仅是简单的几笔,这几笔有的虬劲有力,有的灵活精巧,笔笔都是老人全身气力集中灌注的结晶。“外人都看着他写字很轻松,其实很费体力。每次写几个字他的衬衫都能湿透了。”老伴郭女士边说边轻轻用宣纸将刘汉民刚写好的字

的余墨吸干。老伴很心疼,刘汉民却写得不亦乐乎:“虽然上年纪了,可写字越发觉得有劲了,一点不觉得疲惫。”

自创的象形字书体愈写愈成熟,获得的成就和荣誉也越来越多,越来越高,但刘汉民老人却一天也没有放下手中的笔。刘汉民说,根据历史的经验,一种书体的形成要经过几百年甚至上千年,要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。“创造这个象形字书体是个大工程,尽管我铺在这条路上写了20多年,但这才只是个开始,我一个人的力量太单薄,需要有人继承下去才好。”他希望更多的年轻人、专家学者支持并参与其中。

散文



二十年生死两茫茫 唯有泪千行

文/翟世敏

这是一个真实而又略显遥远的故事——

在1934年的小山村里,每到晚上人们喜欢扎堆“推牌九”这种酷似赌博让人欲罢不能的东西。桀骜不驯的谢伯因初涉赌博既感新奇又有所期待,期待自己在不知不觉中掠取好运也好挺挺自己从未挺直过的腰板。

有了这种期待谢伯自然在豪情满怀中魂不守舍,为了这种游戏他不惜废寝忘食,披星戴月。

无数次在输与赢的较量中,已经不清楚自己是谁的谢伯,有次竟然一咬牙把家里的地作了赌注。这地要是输了那还了得!但他孤注一掷,结果输的一塌糊涂。深更半夜他沮丧地回到家中一夜无眠。次日赢家果然不客气的找到家里,谢伯的父亲一听缘由顿觉整个家庭似乎旬然坍塌!一气之下把儿子打个半死并把谢伯囚禁。但几天后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不知被哪位“高人”而救,从此谢伯黯然而去,走的无影无踪,没留下片语只言。

谢伯已于1989年去世,终年86岁。

当年他出走的时候他的儿子刚刚咿呀学语。曾经的夫妻琴瑟和谐,甜甜蜜蜜,媳妇恨其不争之余含泪翻遍了桌前炕下,希望找到一点点他的蛛丝马迹,但徒劳无功!春去冬来,谢伯的声音绕梁不止,媳妇日思夜想在心里切切地问自己,他到底去了哪里?他还活着吗?

谢伯的儿子一天天在长大,自打谢伯走后媳妇更是矩步方行如天神不可冒犯。常常踽踽独行在村头的小路上,呆呆的目光游离地望着远方,这一望就是半个多小时。一个弱女子在茫茫天幕的映衬下显得是那樣的弱小而无助。村里人每每怀有惻隐之心,知道她这是与意志的博弈,谁也不忍去打扰她。她目光的远方有什么呢,调皮孩子说也许有飞碟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小山村纷纷传言,说谢伯在外可能已有家室、有的说他早已不在人世了,也有的说他在外做了不小的官职等等。人们猜测着、议论着。多年过去了,村里人慢慢地都淡忘了,谢伯的媳妇却在盼望和思念的交织中盼来盼去盼不尽。

谢伯走后,音信杳如黄鹤,谢伯的父母看着谢伯的媳妇心无旁骛地照顾着一家老小也很是心疼,再说谢伯当年是否寻了短见也未可知。

春风来了去,去了又来。20多年后的一天,那个竹影婆娑的小山里突然间异常热闹起来,原来是谢伯回来了!他竟如魂灵般安然无恙地回来了!村里沸腾不止!四邻都去好奇地探个究竟,谢伯面对父老乡亲无所遁形。他说当年他原本打算信马由缰地出去躲几天,让父母和媳妇消消气,可万万没想到流落街头时被国民党抓去暴打一顿,而后稀里糊涂地就当兵了。时间久了,在部队混得也不错,所以很多人劝他再成个家,免得回去让人耻笑。这事尽管让他很纠结。但在部队他知道了对他来说可谓屈指可数的诗句:山无棱,天地合,乃敢与君绝。因此他常常痴痴地抬头看看天,天依旧!再看看山,山依然棱角分明!谢伯心里似乎踏实了许多。他说外面的世界再精彩,也总觉得欠欠然,总也抵不过家的诱惑,夫妻从小青梅竹马,只要媳妇等他,他,夫复何求?

1949年大陆解放了,他深感生命中的契机不容错过。国民党拼命逃往台湾,谢伯却豁上命地几经周折跑回了他的山山村。他打量着几十年未见面的媳妇,在恍惚、兴奋、羞愧难当中谢伯一把抱过媳妇嚎啕大哭,哭得天旋地转人断肠,夫妻二人多年来的苦辣酸甜似乎都融化在了这狂奔的泪水中。

二十年生死两茫茫,唯有泪千行。



刘汉民书法作品《善》

征稿启事

您身边有爱好奇石、盆景、根雕、泥塑、石刻、书法、绘画、摄影、文学创作、器乐演奏、舞蹈、民间戏曲等等且小有成就的达人吗?您想把自己的大作拿出来供读者们一起分享、学习吗?赶快拨打本报征稿热线6380006吧。本报“艺术圈”副刊主要刊发散文、随笔、小小说、诗歌、摄影、书画作品等。散文、随笔等以1000字左右为宜,小小说以1500以内字为宜,诗歌20行以内为宜。来稿请发送至本报电子邮箱qlwbysq@163.com,稿件请标明“艺术圈”副刊。